



大/家/文/库

山川入梦

韩少功 著

以「劳动」为主题的散文随笔集，分为「农活」「乡亲」「家园」「思想」四辑。这是一部劳动者的知识之书，一部改变生活方式的书。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结合才是智者的人生，我们在虚拟的空间生活得太久了，以致心疲力竭，我们应该让汗水透湿全身。

韩少功行走在劳动的大地上，所以生长出的文字才充满灵性、智慧和感染力。

韩少功

山川入梦

韩少功 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083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山川入梦/韩少功著. —北京:中国青年出版社, 2009.1

(大家文库)

ISBN 978-7-5006-8612-5

I. 山... II. 韩... III. ①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②随笔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8)第203955号

著作者 韩少功

选编者 唐朝晖

策划 李师东 黄宾堂

责任编辑 黄宾堂

封面设计 瞿中华

出版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

社址 北京东四12条21号(邮编100708)

网址 www.cyp.com.cn

营销部 010-84039659

编辑部 010-64034340

印刷 聚鑫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经销 新华书店

规格 700×1000 1/16

印张 15.25

插页 2

字数 220千字

初版 2009年1月北京第1版

印次 2009年1月河北第1次印刷

印数 1-8000册

书号 ISBN 978-7-5006-8612-5

定价 25.00元

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:(010)84047104

目 录

第一辑 农 活

- 002 车 水
- 004 犁 田
- 007 挖 土
- 010 建 房
- 012 修 路
- 015 挑 担
- 017 掘 坟
- 019 挖 洞
- 022 治 虫
- 025 守 秋
- 028 采 药
- 030 种 菜
- 032 爬 山
- 034 偷 运

第二辑 乡 亲

- 039 剃 匠
- 042 郎 中
- 045 炮 手

- 047 机 手
049 蛇 贩
051 猎 户
053 野 人
056 地 主
058 歌 手
063 技 师
065 闲 人
068 乡 长
071 巫 师
074 穷 人
078 懒 汉
084 乞 丐
090 渔 家
095 瓜 农
100 农 痴
103 哑 子
106 盲 女

第三辑 家 园

- 109 花 草
111 葡 萄
112 枫 树
115 鸡 群
118 小 猫
121 异 犬
124 犍 牛

- 127 飞 鸟
129 青 蛙
130 雷 电
132 月 亮
134 阳 光
136 远 山
141 激 流
143 山 谷
147 湖 面
149 穷 寨
153 豪 宅
155 盘 歌
158 看 戏
160 闲 聊
163 迷 信
165 土 语
167 小 镇
169 公 路
172 楚 地

第四辑 思 想

- 180 青 春
182 劳 动
185 读 书
188 着 装
191 墨 学
194 怀 旧

- 197 故 土
- 200 伤 痕
- 205 等 级
- 210 教 育
- 215 自 然
- 219 感 觉
- 223 理 想
- 229 文 明

234 劳动者,韩少功(代后记)/唐朝晖

版 权 页 数

第一辑 农 活

车 水

卓别林的电影里有人的机器化。其实,不光是蓝领可能机器化,当下很多白领也面临厄运。一般标准下的白领,通常是在电子眼的监控之下,在大车间似的办公区里,就位于矮隔板的格子岗位,像装配板上的一个个固定插件,一插上去就紧急启动,为公司的利润奔腾不息。眼睛,颈椎,腰椎,心脏,植物神经等等,是他们最容易磨损的器官。我的一个外甥女就是这样的白领。她一进公司还被告知:手机必须二十四小时打开,随时听候老板的调遣。

乡下农民倒多了一些自由,劳动方式的单调和呆板,在很大程度上也得以避免。乡间空气新鲜自不待言,环境优美也自不待言。劳动的对象和内容还往往多变,今天种地,明天打鱼,后人赶马或者采茶,决不会限于单一的工序。即使是种地,播种,锄草,杀虫,打枝,授粉,灌溉,收割等等,干起来决不拘于一种姿势,一种动作,一个关注点。从生理保健学来看,这当然有利于四肢五官的协调运动和综合锻炼。我当知青的时候还参加过抗旱车水。当时的手摇水车类似于拉力器,脚踏水车类似于跑步器,现代的健身房就盖在田头。一旦人们在水车上踏得兴起,转踏为跑,转跑为飞,便有令人眼花缭乱的踏锤飞旋和水花高溅。一声撒野的呼啸抛出去,远处可能就有车水人的呼啸甩回来。一曲挑逗的山歌抛出去,远处可能也有车水人的山歌砸回来——劳动与娱乐在这里混为一团,不但使田头变成了健身房,还变成了夜总会。

哗哗槽片抽浅了泥坑里的水,大鱼小鳖就可能露出头来。我们在田头找点柴,烧把火,偷几棵葱,挖两块姜,找来油与盐,现场煮食的乐趣和美味断不会少。要是在夜晚,朦胧月色下,后生们把衣服脱个精光,一丝不挂地纳凉,其胯下奇异无比的舒畅和开敞,还有几块白肉若隐若现,使不乐的人也

乐,不浪的人也浪,天体艺术令人陶醉。

女人们一听到这种笑声就会躲得远远的,有时把送来的饭菜放在路口,喊一声,咒两句,要你们自己去取。

我对乡下的过度贫困心有余悸,但对那里的劳动方式念兹在兹。我还相信那种劳动的欢乐,完全可以从贫苦中剥离出来——在将来的某一天,在人们觉得出力流汗是幸福和体面的某个时候。我重新来到乡村以后,看见柴油机抽水,电动机抽水,倒是龙骨水车不大见了。这有什么不好吗?也许很好。我得庆幸农民多了一份轻松,多了一份效率。我甚至得祝贺一种残酷的古典美终于消失。

但我还是没法不留下一丝遗憾:哪一天农业也变成了工业,哪一天农民也都西装革履地进了沉闷的写字楼,我还能去哪里听到呼啸和山歌,还有月色里的撒野狂欢?

犁田

志煌喝牛的声音确实与众不同。一般人赶牛都是发出“嗤——嗤——嗤”的声音，独有志煌赶三毛是“溜——溜溜”。“溜”是岩匠常用语，比如“溜天子”就是打铁锤。

志煌的牛功夫确实好，鞭子从不着牛身，一天犁田下来，身上也可以干干净净，泥巴点子都没有一个，不像是从田里上来的，倒像是衣冠楚楚走亲戚回来。他犁过的田里，翻卷的黑泥就如一页页的书，光滑发亮，细腻柔润，均匀整齐，温气蒸腾，给人一气呵成行云流水收放自如神形兼备的感觉，不忍触动不忍破坏的感觉。如果细看，可发现他的犁路几乎没有任何败笔，无论水田的形状如何不规则，让犁者有布局犁路的为难，他仍然走得既不跳埂，也极少犁路的交叉或重复，简直是一位丹青高手惜墨如金，绝不留下赘墨。有一次我看见他犁到最后一圈了，前面仍有一个小小的死角，眼看只能遗憾地舍弃。我没料到他突然柳鞭爆甩，大喝一声，手抄犁把偏斜着一抖，死角眨眼之间居然乖乖地也翻了过来。

让人难以置信。

我可以作证，那个死角不是犁翻的。我只能相信，他已经具备了一种神力，一种无形的气势通过他的手掌贯注整个铁犁，从雪亮的犁尖向前迸发，在深深的泥土里跃跃勃动和扩散。在某些特殊的时刻，他可以犁不到力到，力不到气到，气不到意到，任何遥远的死角要它翻它就翻。

在我的印象里，他不大信赖贪玩的看牛崽，总是要亲自放牛，到远远的地方，寻找干净水和合口味的草，安顿了牛以后再来打发自己。因此他常常

收工最晚，成为山坡上一个孤独的黑点，在熊熊燃烧着绛紫色的天幕上有时移动，有时静止，在满天飞腾着的火云里播下似有似无的牛铃铛声。这时候，一颗颗疏星开始醒过来了。

没有牛铃铛的声音，马桥是不可想象的，黄昏是不可想象的。缺少了这种喑哑铃声的黄昏，就像没有水流的河，没有花草的春天，只是一种辉煌的荒漠。

他身边的那头牛，就是三毛。

问题是，志煌有时候要去石场，尤其是秋后，石场里的活比较忙。他走了，就没有人敢用三毛了。有一次我不太信邪，想学着志煌“溜”它一把。那天下着零星雨点，闪电在低暗的云层里抽打，两条充当广播线的赤裸铁丝在风中摇摆，受到雷电的感应，一阵阵地泻下大把大把的火星。裸线刚好横跨我正在犁着的一块田，凌驾在我必须来回经过的地方，使我提心吊胆。一旦接近它，走到它的下面，忍不住腿软，一次次屏住呼吸扭着颈根朝上方警戒，看空中摇来荡去的命运之线泼下一把把火花，担心它引来劈头盖脑的震天一击。

看到其他人还在别的田里顶着雨挖沟，我不好意思擅自进屋，不想显得自己太怕死。

三毛抓住机会捉弄我。越是远离电线的时候，它越跑得欢，让我拉也拉不住。越是走到电线下面，它倒越走得慢，又是屙尿，又是吃田边的草，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子。最后，它干脆不走了，无论你怎么“溜”，如何鞭抽，甚至上前推它的屁股，它身体后倾地顶着，四蹄在地上生了根。

它刚好停在电线下面。火花还在倾泼，噼噼啪啪地炸裂，一连串沿着电线向远处响过去。我的柳鞭抽毛了，断得越来越短。我没有料到它突然大吼一声，拉得犁头一道银光飞出泥土，朝岸上狂奔。在远处人们一片惊呼声中，它拉得我一个趔趄，差点扑倒在泥水里。犁把我手里飞出，锋利的犁头向前荡过去，直插三毛的一条后腿，无异在那里狠狠劈了一刀。它可能还没有感觉到痛，跃上一个一米多高的土埂，晃了一下，踩得大块的泥土哗啦啦塌落，总算没有跌下来，但身后的犁头插入了岩石缝里，发出剧烈的嘎嘎声。

不知是谁在远处大叫，但我根本不知道叫的是什么。直到事后很久，才

回忆起那人是叫我赶快拔出犁头。

已经晚了。插在石缝里的犁头咣的一声别断，整个犁架扭得散了架。鼻绳也拉断了。三毛有一种获得解放的激动，以势不可挡的万钧之力向岭上呼啸而去，不时出现步法混乱的扭摆和跳跃，折腾着从来未有过的快活。

这一天，它鼻子拉破，差点砍断了自己的腿。除了折了一张犁，它还撞倒了一根小电线杆，撞翻一堵矮墙，踩烂了一个箩筐，顶翻了村里正在修建的一个粪棚——两个搭棚的人不是躲闪得快，能否留下小命还是一个问題。

我后来再也不敢用这条牛。

挖 土

兆青每天夜里不知怀着对谁的深仇大恨，嘎巴嘎巴地咬牙切齿，彻夜不息，像不屈不挠嚼下了成吨的玻璃或者钢铁，整个工棚都随之震动。即使隔了好几个棚子，不眠人的神经想必也被他的牙齿咬紧和咬碎。我注意到，很多人早上起来都红丝入眼，眼皮松泡，头发散乱，手脚软软的，像经历一场大难一样疲惫不堪痛苦难言。如果没有兆矮子的磨牙声，大家恐不会吓成这样的。

兆青却若无其事，走路轻巧无声，有时还咧开一嘴黄牙笑一笑，把夜晚的仇恨掩盖得不露痕迹。

我提到这件事。他好像有点得意：“你没睡好？我何事没听见？我睡得连身都没有翻。”

“你肯定是风重了，再不就有一肚子虫。”

“是要看看郎中。你借我点钱，三块五块都行。”

又是借钱。经过几次有借无还的惨痛教训，我现在一听就冒火：“你还好意思开口？我开了银行？”

“就借两三天嘛，两三天，猪一出栏我就还。”

我不会相信他。我知道，不仅是我，几乎所有的知青都在他面前失过手，钱一出手就很难回头。借钱似乎已成了他的一种爱好，一种趣味，一种事业，一种与实际目的没有多少关系的娱乐——常常在他并不需要钱的时候。有一次他情愿被黑相公骂得狗血淋头，上午借了他一块钱，下午在他的拳头之下原物退还，什么事也没有干。当然，借钱本身就是事，一张票子在自己的衣袋里暖了几个时辰，心里可以十分踏实和愉快。“钱和钱一样吗？”有一次他

认真地说，“用钱没什么了不起，是人都会用。用什么样的钱，如何用得快活，那才是讲究。”

他又说：“人生一世，草木一秋，钱算什么东西呢？人就是要图个日子快活。”

倒说得很有哲理了。

他磨牙依旧，最后只能被我忍无可忍地驱逐，搬到另一个棚子里去。其实他没什么东西可搬，没有被子，没有箱子，没有碗也没有筷子，甚至没有自己的扁担和锄头。对他不怀好意的一身清白，没有任何一个工棚的人愿意收留，连他的一位同锅堂兄，也嫌他一床草席都没有，不愿与他同床合伙。好长一段日子过去了，他还没有找到自己可以归宿的窝。

这不要紧，他还是每天都活着，尖尖细细地活着。一到落黑，黑夜沉沉挤压出他的卑微。他尽量洗干净脑袋和手脚，尽量堆出可爱的嬉皮笑脸，一个个工棚串过去，暗暗寻找目标，半求半赖地见空床就上。你一不提防，他就钻到床角去了。你再一迟疑，他就佯作鼾声呼呼了。你怎么骂他打他，怎么揪他的头发和耳朵，他就是不睁眼，就是不动。

你打死他吧。

他个头小，精瘦如干蛤蟆，睡在床角似乎只有小小的一撮，加上曲背缩脚，倒也占不了多少地方。

如果哪一天众人提防得紧，他实在找不到容身之隙，就会在某个避风处架两条扁担，扁担上和衣度过一宵。这是他的一门绝技。他甚至曾经表演过在一条扁担上睡觉的本领，呼呼睡上半天，纹丝不动，不会掉下来，一条背脊骨，足以让踩钢丝的杂技演员瞠目。

他情愿每天晚上施展他的扁担功，决不愿意回家去搬来一床草席。有点奇怪的是，他寝霜宿露，从没有发过什么病，反而永远精神抖擞如一只小公鸡。我每次醒来的时候，他早就忙开了，坐在朦胧的晨光里搓什么草绳或磨锄头片子。我睡眠惺忪到工地上的时候，他肯定早已干出了一身汗。太阳出

来了。太阳燃烧着大地上弥漫无边的雾气，给兆矮子全身镀上橘色的光辉。我特别记得，他挖土的动作很好看，沉重的耙头不像是他扬起来的，而是自动弹跃起来的，随着他的步子，一步一道轻松的辐线，抑扬有致，刚柔相济。耙头落下来的瞬间，手腕一摆，耙头顺势转过来，将土疙瘩准确而及时地击碎。他的双脚虚实交替，均匀地踩在节拍上，绝无拖泥带水的动作，绝无时间和气力的丝毫浪费。他的动作不可以个而论，所有的动作其实就是一个，不可分解，一气呵成，形随意至，舒展流畅，简直是一出无懈可击的舞蹈。他低着头，是橘色光雾中优雅而灿烂的舞星。

这台出工机器的工分当然最多，如果是计件工的话，他常常一天做下人家两三天的工，让大家眼红而且不可思议。尽管如此，他仍然在扁担上过夜。我后来才知道，他平时在家里也是这样过的——他娃崽七八个要吃，两张床上的破被子要盖着娃崽，实在轮不上他。

建房

伙房被风刮倒了，武妹子带着两个后生和一个老汉来帮我们重建。他们腰间插一把砌刀，除此之外两手空空，像是来玩耍而不是来施工的，但一旦动手就变起了魔术。木板顺手取来就顶成了支架，砖块顺手取来就当成了锤子，橡皮管注入水就成了水平仪，几根茅草结上再拴上个石头就成了垂直仪……如同任何物件在武林高手那里都可成为杀人利器，眼下的任何废物也都不废，都能一物多用，都精神抖擞生龙活虎大闹乾坤，成为了施工最需要和最合适的工具。他们就地取材，点石成金，左右逢源，原本是可以空手而来的。

他们并没有分工的合计，一声不响地各行其是，这里敲敲，那里戳戳，这里咣当巨响，那里灰雾突起，让外人觉得简直混乱如麻。但砖块刚摆入位置，灰浆就送到了；灰浆刚抹完，木梁就架上了；木梁刚架完，檐条不知何时已经无中生有；檐条刚钉好，茅草不知何时已经蓄势待发。一点时间都没有浪费。任何工序都不曾耽搁。他们好像是在用脚步声和砖木的声音相互联络，一直是用双肩、背脊、屁股来相互关切然后及时呼应，顶多笑出两声，就算偷偷议决了一个个难题。一切都表现出内在的丝丝入扣，珠联璧合，水到渠成，势如破竹，完全是一篇一气呵成和有声有色的精彩美文。待工程哗啦啦地完成，他们全身甚至干干净净，一个泥点都没有。地上也基本上干干净净，砖没剩一块，灰浆没剩一捧，全都恰如其分用到新房子那里，就像美文家那里没有任何浪费的素材或词语。

只有两根竹子丢在沟里，看来弃之无用，是唯一的败笔。老汉也不放过，顺手将其破成篾条，给我们编了一个竹篮。编竹篮的时候，他还顺便给我们